

讚辭
榮譽社會科學博士
陳淑良博士，GBS

主席先生：

粵劇名伶白雪仙女士，原名陳淑良，乃香港粵劇界殿堂級大老倌。陳淑良博士矢志革新粵劇，演繹備受尊崇，「仙腔」廣為傳頌。她更致力承傳粵劇藝術文化，傾盡心力扶掖後進，可謂桃李滿門。

陳博士生於梨園家庭，父親白駒榮先生有「小生王」之譽。她在家中排行第九，故行內人暱稱她為「九姑娘」。陳博士十三歲拜「萬能泰斗」薛覺先先生為師，十四歲已初踏台板，擔綱正印花旦。後來，她自謙技藝未精，退居二幫花旦；恰在此時與任劍輝女士相逢，初結台緣，為「任白」傳奇掀開序幕。

一九五六年，「任白」合組仙鳳鳴劇團，分別擔演文武生和正印花旦行當。當時，香港粵劇正值低潮，並予人不夠嚴肅認真的印象，難登大雅之堂。仙鳳鳴劇團的出現，扭轉整個觀念。劇團雲集當時粵劇界菁英，「任白」以外，更請得才子唐滌生先生編劇，以及「武生王」靚次伯先生與「丑生王」梁醒波先生助陣。唐滌生先生自元雜劇及明清戲曲取材，編撰無數經典劇目；歌詞對白辭藻華美，兼具中國文學的婉約典雅，把粵劇改造為雅俗共賞的藝術。

除注重劇本外，陳博士對本身藝術造詣，亦精益求精，努力向名師學藝。她曾尊京劇大師梅蘭芳先生之徒弟，亦即孫養農夫人胡謨女士為師；又在粵劇表演上，兼取京劇及崑曲之長，重編著名崑曲劇目如《牡丹亭》，講究功架、台步、水袖功夫，大大提升粵劇的欣賞價值與藝術水平。這在當時可謂破格創新之舉，更令粵劇登上高雅的藝術殿堂。

陳博士帶領的仙鳳鳴劇團，由表演場地的環境、所採用的佈景、道具、音樂，以至演員的服飾、唱腔、身段設計等，皆一絲不苟；劇本千錘百鍊固然不在話下，而每當劇本完成創作後，劇團均馬上綵排演練，務求正式登台時十全十美，令觀眾耳目一新，風靡萬千戲迷。

陳博士的嚴謹認真，好學不倦，業界內外早已聞名。無論是杜麗娘、長平公主、霍小玉、李慧娘等角色，陳博士總會反覆琢磨，細味原著、熟研劇本。她主張把唱腔結合劇中角色的人物性格，營造出多個不同而獨特的藝術形象，自成一格，叫人難忘。陳博士博學多才，涉獵面廣，於欣賞東、西方文學名著及電影後，總能兼收並蓄，敢於嘗試，將不同元素融入粵劇，堪稱「梨園改革派」，乃革新粵劇的先驅，其藝術成就輝煌，在粵劇創新方面可謂功不可沒。

「任白」現已成為香港文化的重要標誌，至今仍為人津津樂道。二人演出的名劇多不勝數，包括：《牡丹亭驚夢》、《蝶影紅梨記》、《帝女花》、《紫釵記》、

《再世紅梅記》等，堪稱齣齣經典。可惜，一九五九年，唐滌生先生不幸因病猝逝，「任白」二人亦從此逐漸淡出舞台。

告別舞台後，陳博士仍熱心傳授技藝，喜見晚輩青出於藍，視粵劇蓬勃為一己光榮。一九六零年，為演出《白蛇新傳》，「任白」招募一批新人作舞蹈員，因緣際會，納十二名少女為弟子。及至一九六三年，「任白」創立「雛鳳鳴劇團」，悉心栽培這批接班人，為她們打點一切，連起居飲食都一一照料。

為推動粵劇戲曲傳承，陳博士殫精竭慮，由傳授技藝到舞台設計、人事管理，事必親躬，毋怪乎「雛鳳鳴」使用的音樂、佈景，更勝「仙鳳鳴」。她曾謂：「人家毀家紓難，我肯毀家紓戲。」她深盼「雛鳳清於老鳳聲」，因而盡心盡力，成就後輩，足見她對粵劇的熱愛與無私奉獻。

一九八九年，任劍輝女士辭世，翌年陳博士繼承其「取之於社會、用之於社會」的遺志，成立「任白慈善基金」，致力推動粵劇文化，繼續投入粵劇創作，並支持相關藝術研究。基金的善款亦用於安老扶幼。

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九年期間，年逾七旬的陳博士以「任白慈善基金」名義，親任藝術總監，先後帶領龍劍笙女士、陳寶珠女士，夥拍梅雪詩女士，陸續活化多齣仙鳳鳴戲寶；既有致敬之意，亦冀望粵劇能與時代同步，注入當代美學元素，吸引新觀眾。

陳博士對粵劇藝術的貢獻，備受各界尊崇。一九九六年，她獲香港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；二零零四年，獲香港大學頒授名譽文學博士；二零一四年，獲香港樹仁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；二零一七年，獲香港中文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。她曾分別於二零零一年及二零零八年，榮獲第二十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及香港藝術發展局頒發的「終身成就獎」。二零一三年，陳博士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金紫荊星章，表揚她在粵劇方面的藝術成就，為首位亦是至今唯一一位獲得最高榮譽的演藝界人士。

主席先生，陳博士畢生奉獻予粵劇，致力傳揚及革新這門傳統藝術，傾盡心力培育後進，讓這項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《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》的表演藝術得以生生不息，並發揚光大，梨園姹紫嫣紅開遍。本人很高興有此榮幸介紹陳博士，並謹代表香港教育大學，恭請閣下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學位予陳淑良博士。